

海外观察 迷失的布雷顿森林

□刘丽娜

布雷顿森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许会同:这个听起来陌生又神秘的地方是何处旅游景点?说它是风景区没错,但在国际经济金融人士心里,这个名字却有着独特而非凡的意义。

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代名词,直到今天,这个学术名词依然在全球金融经济现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的布雷顿森林掩映间,有一处低调奢华之所。这处现名为华盛顿山酒店,又名布雷顿森林酒店的地方就是70年前见证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成立的所在。1986年,该酒店被确定为美国全国历史地标之一。在这个全球迄今保存得完好之一的木结构大型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诞生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1年夏,笔者在美国工作期间假期,专程去探访了这一影响世界金融经济格局的历史胜地。由于酒店里一切设施和物品大都保持着当年模样,很容易让人产生时空穿越之感。

1944年夏,二战大局已定,美英等战胜国深深意识到战争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各国经济金融合作不力,且战后欧洲需要各国合力重建,因此开始紧密协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以确保世界稳定,避免重蹈大规模战争覆辙。几十个战胜国的代表在布雷顿森林酒店整整开了19天会。

就在酒店一间面积仅十余平米的“金屋”(Gold Room)当中,时任英国财政部顾问、英国代表团团长的凯恩斯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及助理财长怀特以及其余12个主要国家的代表订立了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的章程。这些协议奠定了战后几十年世界经济金融秩序,为全球金融稳定和欧洲战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张直径超过两米的大圆桌,14把老式木扶手座椅都是当年原物,其中的一把是中国人的席位。

尽管凯恩斯当时在世界经济领域的个人影响力如日中天,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真正的领导者却是美国的怀特。说到底,国力决定影响力。当时综合实力已经遥遥领先世界的美国,以主导国际金融经济规则的形象奠定了本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地位,美元从此合法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

斯人已逝,世事沧桑。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标志,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核心作用依然在发挥主要作用。此后的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使得代表过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日益受到挑战。这种情况在进入21世纪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不断呼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在世界银行、IMF中的份额和代表性不断提升。但历史惯性使然,这两大组织的改革总是落后于时代变化。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就在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事实上,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各国专家有不同看法。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已不复存在了,但其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后布雷顿森林时期,而不是非布雷顿森林时期,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存在一个无形的美元区。欧元区的出现使得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人民币是这一进程的下一阶段发展。

中国专家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留给世界三条重要理念,一是各国都应该避免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二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进行多边合作,这种合作体现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民主化。三是要建立有序约束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应属于一种强有力的规则,而不是基于某国意愿。

其实世界都清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长期享有“过度特权”,包括欧洲盟友对此都不满。

根据笔者的观察与采访,美国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有着微妙的复杂情结。一方面,美国是该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想力保这种好处延续下去;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代表该体系的行为和IMF也颇多微词,认为这些国际官僚机构对美国的好处在降低。欧元的主权债务危机,也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质疑和经济合作前景的担忧。而近来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和新兴市场的动荡,这两大国际组织更是面临巨大挑战。

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曾对笔者说,他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说法,而认为该体系在不断演进。在这位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国际战略家掌管下,世界银行努力保持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尤其是,他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关注在一段时间内备受瞩目。他为世行提出的强调发展、减贫和建设知识型世行的战略理念令人印象深刻。

世行的姊妹机构IMF前几年也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在全球舞台大受关注。如今,随着危机退去,媒体对两大机构的关注度显著下降。而其自身因改革缓慢、难以及时反映世界经济现实的变化而尴尬日增。

也许终有一天,布雷顿森林会真的只成为一个学术名词,迷失在历史中。

海外聚焦 小人物“打赢”IT巨头谷歌

□本报记者 刘杨

作为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IT业巨擘,谷歌在全球其他地区一直是一副“大到告不倒”、“远到告不倒”的傲世形象,而其功能超强的搜索引擎也因此在这个世界爆发式增长的海量信息中,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

而现在,谷歌却不得不在欧盟最高法院要求其“尊重公众隐私和当地法律”的一纸判决书前“减速慢行”。

尽管谷歌搬出“求知欲与隐私权无法完全兼容”的逻辑,试图与欧盟展开一场胜负难料的拉锯战,但可以肯定的是,谷歌已无法继续依靠“不对内容负责”的一句话声明,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免责。

小人物打赢IT巨头

马里奥·吉亚尼打开笔记本电脑,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输入“Los Alfaques”。这是这位西班牙小老板所经营的露营公园的名字,他想知道,自己的公园在全西班牙乃至全世界人们眼里的第一印象。

而谷歌搜索引擎首先展现却是一幅充斥着焦尸身体的照片——36年前,一辆油罐车在这里发生爆炸,导致21人死亡。

“我本人也有亲戚人死于那次事故,但我已经通过艰苦的努力重新建起露营公园,这里已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吉亚尼对搜索结果感到无法接受。“这

金融城传真

书本里的财富差距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在金融城读书会上,《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是近来最被频频提到的一本书。虽然这本书在英国还没出版,但在大西洋彼岸,华尔街对这本书推崇备至,已经足以让金融城多琢磨一下社会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的关系。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收入不平等扩大,而且从长远看,这种趋势是无法被财富总量的增长和外部调节所掩盖。对于书中提供的强有力的历史数据,让钟爱历史实证主义的英国人相信这是本好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托马斯·皮克迪是位法国人,当然他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过研究,这一经历多少能弥补一下“缺陷”。

其实,英国人向来是能接受外来和尚念经的。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完成《资本论》,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华尔街夜话

美国基建“赤字”

□本报记者 樊宇 华盛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某些地段的路况实在令人难以恭维。高档写字楼和国际机构林立的18街和19街好几段路常年坑坑洼洼,与首都气质实在有些不符。而在与华盛顿一河之隔的阿灵顿,也经常看到道路修修补补。

所以,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近日给全美基础设施建设给出“D+”的超低分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按照美国运输部长安东尼·福克斯的说法,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赤字”。

乍听起来这有点怪。运输部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每年需要花费1237亿美元至1459亿美元来改善道路和桥梁状况;需要花费245亿美元来维修铁路和公交系统,而近几年这两笔钱都存在“大窟窿”。

此外,整个交通系统的维护费用缺口大概在860亿美元左右,并以每年25亿美元的速度递增。要在未来20年填补这个缺口,需要在现有水平基础上每年多投入约82亿美元。交通仅仅只是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方面而已。

吐槽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前财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常挂在嘴边的例子之一就是设施严重滞后的纽约肯尼迪机场。他认为,美国建筑工人的失业率高达两位数,民众收入水平增长陷于停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重建对扭转当前局面无疑是“一石二鸟”。况且国债

小人物“打赢”IT巨头谷歌



新华社图片

不仅是对公园经营的客观诋毁,更是不人性到了家。”

因此,吉亚尼一纸诉状将谷歌告到当地的塔拉戈尼亚(Tarragona)市法院,但诉状被驳回,因为法庭认为吉亚尼应该到谷歌总部所在地美国加州去告状。“那这案子的成本可就高了去了,”吉亚尼不得不放弃诉讼。

但今年5月13日,吉亚尼的一位西班牙同胞却创造了奇迹:他要求谷歌删除他此前一度卖出、现又重新买回的房产拍卖启事的起诉书不仅得到欧盟法院的受理,更得到有利的判决结果。欧盟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味着,今后在欧盟地区的任何个人,都有权要求谷歌删除包含其个人隐私的链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此前“无处

伸冤”的吉亚尼。

“我其实并不是希望抹去Los Alfaques曾发生过爆炸的历史,只是希望血腥画面不会成为人们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吉亚尼说。

“新”、“旧”观念冲突

对于判决结果,欧盟最高法院的解释是:在通常情况下,公众隐私权高于人们对信息的渴求。但在美国,人们显然更加看重自由表达、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力。欧洲人眼中分别指代表美国和欧洲本土的“新”、“旧”两个世界围绕网络信息观念上的冲突,正在这一判决的刺激下剧烈爆发起来。

在卢森堡,早就对网络信息侵犯公众隐私担心不已的

欧洲最高法院“一不做二不休”,在判定谷歌必须尊重欧盟公民隐私的同时,要求谷歌在网络信息获取与分享方面,必须更严格地遵守欧盟各国的法律法规。德国《明镜周刊》则以“欧洲1:谷歌0”为题,为欧盟的“领先地位”欢呼雀跃。

而在大西洋彼岸,谷歌对于欧盟判决的官方表态是“仍在消化”,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5月14日公司股东大会上的表态则更加明确,“理解欧盟最高法院的判决,你只需知道一点,那就是人们获取知识的权力与人们保护自身隐私的权利发生了冲突。从谷歌角度来讲,我们一直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但判决结果令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显然是错误的。”

美国媒体也在为网络隐私争议中硅谷普遍持有的立场“呐喊助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欧盟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将“挫伤新闻与言论自由”,并“让欧洲民众变得信息闭塞”。社论还强调,“任何的法律制定者,都不应赋予任何人这样一种‘可能限制新闻自由并导致合法获取的信息被重新遮盖’的权力。”

欧盟想“趁火打劫”

“新”、“旧”世界观念冲突的结果,便是将有关谷歌的诉讼变成一场拉锯战。供职于德国科隆一家律所的律师拉尔夫·霍克尔预计,“这场拉锯战

很可能非常艰难。谷歌会尝试各种渠道来抗拒判决结果;但如果需要的话,欧盟也会竭尽所能,见招拆招。”

无论如何,面对欧盟最高法院的判决,谷歌方面的调整已成必然。欧洲和美国媒体一致认为,谷歌一直宣扬的“作为中立信息提供商,不对向第三方提供的信息内容负责”的立场,未来将不再具有说服力,“搜索引擎运营商将被迫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德国运输与电子基础设施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指出,与工业或媒体集团类似,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应对其商业活动的后果有所预估,“网络公司肯定会提供一些负面信息,但其服务公众的基本准则早已广为人知。”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方面甚至希望借助本次对谷歌的诉讼“趁火打劫”,从更深层次打击。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西格玛·加布里埃尔在5月16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谷歌拥有如此支配性的市场地位,以至于“必须认真考虑”将该公司拆分。

不过,加布里埃尔也承认,这只能是为防止谷歌系统性地排挤竞争对手而使用的最后手段。欧洲媒体也并不认为拆分谷歌是个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更多的社会责任或许将增加谷歌的运营成本并迫使其调整运营模式,但其在网络信息服务方面的霸主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海外选粹

激进投资精英罗恩斯坦

尽管投身金融圈已逾三十载,巴里·罗恩斯坦一直视自己为华尔街的局外人。1980年初先后从利哈伊大学及沃顿商学院毕业后,历经一系列求职挫折,罗恩斯坦最终在当时还寂寂无名的美林证券投资银行部谋得一份助理职位,但初来乍到的罗恩斯坦并未很好地融入公司,甚至其不入流的穿衣品位也常常为上司所诟病。

而后,罗恩斯坦很快发现,华尔街真正吸引他的业务是近乎掠夺性的公司并购,而以故意收购著称的业界翘楚爱德曼公司正合其意,于是乎,两厢情愿之下,罗恩斯坦完成了他投资人生

中十分关键的一次“跳槽”。罗恩斯坦坦言,身为收购方,之所以青睐“敌意收购”,是想打破业界冗长而格式化的并购惯例,使收购方主动出击,从而赢得更多机会与利润。而拥有如此雄图之人显然难以一辈子听命于雇主。于是,1990年代初,亲历了敌意收购的罗恩斯坦再次“跳槽”,并离开与其气场不合的华尔街,转到美国加州旧金山,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

从售卖受损汽车的小型上市公司克帕特到私募股权公司萨加波纳克,每一创业作品均以成功告终,但这远远满足不了激进投资者罗恩斯坦的胃口。最终,罗恩斯坦于2001年创立迦纳合伙公司,所辖资产1700万美元,其最大的后台老板则是对冲基金之星——里昂·库伯曼。

公司创立之初,正是网络泡沫刚刚破裂之时,谨慎投资之风大行其道,激进投

《巴伦周刊》



47亿美元,其三年来年均回报率几近20%,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16%的年均回报率,目前罗恩斯坦的基金公司资产也已升值至100亿美元。历数罗恩斯坦的成

功之作,可谓经典无数,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促使麦格希公司(现更名为麦格罗金融公司)摒弃低增长、低利润率的教育业务,成功转型为一家专业信息公司,它还成功游说马拉松石油公司剥离其炼油板块业务。受益于此,2013年,麦格希股价飙升了43%,而马拉松石油自成功剥离炼油业务后,股票也上涨了三成左右。

尽管崇尚激进投资,罗恩斯坦的经营风格却并不咄咄逼人,在员工眼中,他更像一位怀柔主义者。对此,罗恩斯坦的解释是,不会将自己的经营理念强加于人,而是让下属深明其意,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司经营理念得到贯彻。(石璐)